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四四二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8年2月16日上午10时15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拉维纳塔·阿亚辛哈先生 (斯里兰卡)

GE.18-08719 (C) 150119 250319



* 1 8 0 8 7 1 9 *

请回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442 次全体会议开始。首先,我祝愿所有庆祝新年的中国、大韩民国和越南同事们新年快乐。我们希望,裁谈会在新的一年里也能吉祥如意。下面我们开始。

星期三下午的正式和非正式全体会议后,我进一步修改了 CD/WP.605/Rev.1 号文件所载决定草案的案文。这些修改载于 CD/WP.605/Rev.2 号文件,文件可以在本会议厅拿到。裁谈会秘书处已于星期三晚间向所有代表团分发了该订正文件的预发本。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给各代表团征求本国首都的意见留出足够时间。我们在考虑后,决定昨天不举行会议,今天举行会议,希望能通过本决定。

我已经再一次倾听了所有意见,并真诚地尽力将其采纳,考虑了所有已经表达的观点。我们的这项工作完全透明。一些代表团有具体的关切,我已经与其交流。我希望知道他们为什么产生关切,提出观点时预期会有何种风险,并希望了解这些困难。我已经努力向他们解释了自己行动的原因。希望今天我们举行会议时,所有人已经非常清楚地了解彼此的立场。

毫无疑问,世上没有完美的文件。不过,至少斯里兰卡作为主席试图改善本文件的方式不应受到指责。回顾过去,大家知道,文件还有一个版本早于提交给大家的那版,我们与很多代表团就其进行了磋商。文件先有初稿,后来 CD/WP.605/Rev.1 号和 Rev.2 号文件都已分发。观察上述文件的演变,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认真采纳了各代表团的关切,从而尝试解决各代表团关切的主要问题。如果问题不解决,不仅会给代表团带来困难,也会影响本机构长期坚持的原则和长期秉持的立场。

所以,我要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没有担心过要花多少时间,下多大气力;我还要非常感谢裁谈会所有代表与主席一道努力,没有抱怨来此开会要占用中国新年以及当前其他活动的时间。我认为,大家发扬了很好的精神。毕竟,我们必须克服那种认为我们不认真的想法。正如我起初说的,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必须证明,努力是有效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几易其稿,文件有初稿,后又产生 CD/WP.605/Rev.1 号和 Rev.2 号文件。我相信,本草案寻求在不同立场之间实现微妙的平衡;和过去一样,我仍愿意听大家谈谈这份提交给裁谈会审议的订正本决定草案,然后进入通过决定阶段。

是否有人希望发言?请美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的问题很简短。今天早上我收到的最新版本文件是 2 月 14 日的,是 CD/WP.605/Rev.2 号文件。我只想确认,2018 年 2 月 14 日的 CD/WP.605/Rev.2 号文件与 2 月 15 日版本的文件是否没有差别。我只想确认是否没有任何改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对此解释。

梅尔科利亚诺女士(裁谈会代理秘书)(以英语发言): 没有差别。此前一天的版本是我们发出的预发本。文件只要提交会议管理部门处理,就必须带有提交之日的日期。所以,这个文件绝对是正式的文件。正式文件就是没有“预发本”水印的版本,两个版本完全一样。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

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发言。之后请伊朗大使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 今天, 你提交决定草案供会议通过, 总结了该草案达成一致意见的过程。我们完全赞同你的总结。的确, 在各方通力协作下, 一份真正的折衷文件已经出现。该文件当然无法反映所有不同国家的立场, 但是它依然为决定的通过打下了坚实基础。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俄罗斯代表团的发言。现在, 请伊朗大使发言。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发言, 让我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我向你保证, 我国代表团将在你担任主席期间给予全力配合。

我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为你提交的此份决定草案所付出的努力。我们了解你做了多少工作, 赞赏你为该决定草案所做的所有工作。

我们已经在各种场合提到, 我们在裁谈会寻求通过平衡且全面的工作计划。为此, 伊朗致力于和所有同事合作, 从而能够确保 2018 年能够通过一份平衡且全面的工作计划。当然, 主席先生, 我们看到, 你的案文为决定打下了良好基础, 而该决定的通过可能有助于通过工作计划。为此, 我们认为需要对你的案文进行特定调整, 使之体现我们在其他时候列举过的关切。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个关切是, 即将通过的决定应该仅适用于 2018 年。我们应当尝试一下, 看看该案文会推动我们取得多少进展。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判断 2019 年审议的成果。所以, 我们希望完全遵循惯例, 根据我们已经提供的措辞, 重新调整执行部分第 6 段, 或者将其删除——整段删除。我们不需要这样一个段落。

还有一个问题也非常重要。这是你第一次平等地处理所有这些项目, 而且我们不知道附属机构未来工作的有效程度。因此, 我们认为, 在此刻要按照议事规则确保举行的会议是非正式会议, 这非常重要。议事规则第 24 条明确规定, 除非裁谈会另有决定, 附属机构的会议应为非正式会议。为此, 我们希望执行部分第 3 段的措辞得到调整, 反映这个关切。

另一点有关如下措辞: “认识到裁谈会管辖的问题的复杂性质, 相关的各种不同视角, 包括问题审议的成熟度”。我们知道, 在附属机构里, 可能某一个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 大家也可能判断该问题是否足够成熟, 可以进行谈判; 但是, 我们要强调的是, 通过平衡的工作计划正是裁谈会所有工作的目标, 为此每一个项目都必须实现进展。为此, 我们的措辞应该强调所有人对每一个项目都要关注, 不应试图仅强调某一个项目, 同时在其他项目上打折扣, 这一点十分重要。过去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 某些时期某一个项目的优先程度大幅提高, 导致其他项目被打折扣。因此, 我们还应该强调该问题。

以上就是我们为贵国代表团提出的主要提案。我希望, 我们在裁谈会的审议过程中, 能够以包容和各方参与的方式, 达成协商一致——我们将以这种方式工作。为此, 伊朗愿在该工作过程中, 尤其是在你的主席任期届满前, 与你充分合作。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伊朗大使的发言和建议。现在, 请墨西哥大使发言。

弗洛雷斯·列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首先, 值此中国新年之际, 我要向所有人表达最诚挚的问候, 希望狗年带来的体谅和容忍精神推动我们向着通过决议草案前进。我认为, 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

我们开始工作时, 对于改变裁谈会态势没有抱很大希望。但是, 我认为现在的案文能够把工作推进到新阶段, 我国代表团对此十分赞赏。我们已经仔细分析了新版本的案文, 对其表示欢迎。同样令我们欢迎的是, 我国代表团要求进行的一些调整已经纳入其中。但是, 我们认为该文件依然不是采取下一个步骤所需要的平衡案文。因此, 请允许我提出几个修正之处。我们认为, 这些修正对于决定的通过具有根本意义。我希望对其进行解释, 所以请秘书处分发载有我们修正的决定草案, 以便大家同步阅读。我来等待一分钟, 修正版文件分发后再加以解释。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来澄清一点: 现在分发的文件有水印。这是 2 月 14 日分发的预发本, 除了有红色修改标记的地方, 内容不变。大家可以看到, 这份文件有水印, 没有红色修改标记, 内容与桌面上正式名称为 CD/WP.605/Rev.2 号的文件相同。阁下, 请继续。

弗洛雷斯·列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感谢主席先生的澄清。我们要求, 文件序言第 10 段删除“和谈判”几个字。上一次会议上, 我国代表团要求序言第 4 段删除同样的几个字时, 已经说明了原因。考虑到裁谈会的授权, 我们希望实质性工作和谈判指的是同一件事, 这一点应该不留疑问。我们还要删除操作段落第 1 段的“除其他外”。因为, 这几个字的意思是“及其他”, 意味着不设任何限制, 附属机构可以按自己意愿任意行事——包括重复我们先前几年已经进行过的讨论——但是依然属于履行授权。墨西哥不准备给予附属机构无条件的授权, 原因如下: 首先, 这种做法带来了风险——附属机构会因此无法专注于应该从事的工作。其次, 本句话明确允许它们重复前进道路工作组已经做过的工作或其他先前的工作。我国代表团认为, 这些工作并没有推动我们向着开始谈判的目标前进。我们关切的是, “除其他外”开了口子, 导致连第 1 段(a)项、(b)项、(c)项设想的目标都做不到。我们认为, 考虑到裁谈会的谈判授权, 前述三个分段设想的目标着实不高。

我们要求执行部分第 1 段(b)项删除“逐渐”一词。我们相信, 给“扩大一致意见领域”加这个限定词既无必要, 也没有用处。这个词意味着, 要想扩大一致意见领域, 只能逐渐进行。我们因此相信, 使用这个词可能阻碍工作进展。而且, 删除这个副词, 不影响(b)项描述的授权: 如果目标是扩大一致意见领域, 那么无所谓过程是不是逐渐的。我们还要重申, 执行部分要增加第 5 段之二, 这很重要。大家都已经拿到要增加一段的案文, 我就不通读了。如果建立附属机构的主要依据就是, 相信包含谈判授权的工作计划不可能通过, 那么我们看不到反对加入这一段的理由。决定草案目前并未设想工作计划可能通过, 或者说没有设想如果通过了会怎样。这个条款的内容涉及通过包含谈判授权的工作计划的可能性。鉴于还不知道足以同时进行两项工作的能力是否具备, 如果不加入这个条款, 附属机构就会直接妨碍工作计划的实施。另外,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裁谈会再次具备进行谈判的条件, 附属机构的工作就多余了。正如早先指出的, 为了处理这个关切, 我国代表团提议加入这一段, 且正是为了使加入这一段更容易, 使用的措辞符合 CD/2090 号文件所载决定中已经达成的一致意见。

我国代表团要求删除执行部分第 6 段。虽然第 6 段已经修正，但是我国代表团依然对于留下这段文字持保留态度。当然，我们正在尽量灵活行事。所以，我们可能接受将该段以当前形式留下，同时要纳入我们提出的第 5 段之二的内容。鉴于决定草案体现的是在包含谈判授权的工作计划不存在时，依旧要认真努力向前进，那么我们不认为解决我们的关切有什么困难。毕竟，修正是本着建设性精神提交的，是有依据的，我们认为也是合理的。我们相信，修正厘清了这项工作的目标，为附属机构按照裁谈会授权和议事规则更好地工作创造了条件。

我要重申，我们对于建立附属机构是否有助于实现决定草案所述目的还抱有疑问，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些代表团认为这种做法存在价值。因此，我向大家保证，即使我国代表团依然感到怀疑，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通过该案文方面取得进展，而且我们的关切也得到考虑，那么墨西哥不会妨碍本草案通过。如能通过该决定，我们将建设性地参与附属机构的工作，毕竟附属机构为裁谈会证明自身价值带来了机会。我们愿与你合作，并且尽量展现灵活性。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墨西哥大使的发言和提案。阁下，修正很清楚。我只想说，就我们的理解而言，使用“除其他外”这几个字不是为了导致失去有关三点内容，不会允许任何人偏离执行部分第 1 段(a)项、(b)项、(c)项所述路径；但是，我认为你对“除其他外”的理解是它表示可以不执行这些内容。我的母语不是英语，所以我们还是弄清“除其他外”有什么问题，请你阐明对这几个字的理解。我认为，这几个字的意思是“及其他”，并不排除其他事物。你担心的似乎是，我们最终可能遗漏执行部分第 1 段(a)项、(b)项、(c)项的内容，转而做其他事情。如果你能对与会各位阐明这一点，我不胜感激。

弗洛雷斯·列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们认为，“除其他外”这个词语使工作组的授权很模糊，而且太过宽泛，使工作组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任意行事，不一定专注于履行第 1 段(a)项、(b)项、(c)项规定的职责。我相信，裁谈会过去工作时，尤其是前进道路工作组等机构在工作时，代表团或许一直很忙碌，却未能集中注意力关注具体期待。为此，我们认为，删除了“除其他外”，就能使工作更专注，要求附属机构把注意力集中在第 1 段(a)项、(b)项、(c)项规定的目标上。因此，我们认为，删除这几个字后，案文就会更好，更清晰——不那么模糊，而且更加注重结果。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我的理解是，你并不是觉得执行部分第 1 段(a)项、(b)项、(c)项有问题，而是如你所说，认为这些内容在某种情况下可能受到忽视。谢谢你阐明这一点。我认为，了解这一点很有用。我不知道对这个词语是不是还有其他解读，但是阐明上述观点很有用。现在，请白俄罗斯代表团发言。

尼古拉奇克先生(白俄罗斯)(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所做的工作和展现的灵活态度与包容精神。

我国代表团非常了解，我们为了努力“改善”这份文件，可能对措辞进行长时间的辩论。但是，在这样做之前，我们裁谈会应该坦诚回答一系列问题。

首先，在对任何未来的法律文件或其他文件的主题、目标和范围的理解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时，我们能否开始讨论？

第二，为了商定工作的技术指标，每年年初都要损失多达两个月时间，没有在新一届会议的最初几天确保延续，做出关键决定——我们能不能这样下去？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开展实质性工作？

我国代表团已经有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认为，已经提交的这份文件平衡且符合议事规则，为裁谈会回归实质性工作创造了条件。因此，我们支持决定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白俄罗斯代表团提醒我们在此工作的目的。现在，请美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抱歉我需要发言。今天早上走进会议厅时，我当然已经准备好按照当前案文接受你的决定草案。我知道，你已经花时间进行磋商，努力推动我们就文件达成一致意见。遗憾的是，最后一刻又有人提出了上述修正。我国代表团不接受尊敬的伊朗和墨西哥代表已经提出的修正。我们已准备好就你提出的草案采取行动。但是，如果该文件接受修正，我希望提出美国代表团的一个修正。请看执行部分第 1 段(c)项，开头是“考虑有效措施”。我来阅读修改后的案文：“考虑有效措施，包括有关谈判的法律文书和其他文书”。我重复，这句话改为：“考虑有效措施，包括有关谈判的法律文书和其他文书”。

主席先生，如果我们要按照你当前的案文采取行动，我愿意不要求你接受上述修正；但是，正如我之前说过，如果你同意该案文接受修正，那么我要求记录上述修正。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美国大使的发言。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团发言。

伍德女士(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谢谢你，主席先生。大家中国新年快乐。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同事发言称，本文件打下了坚实基础，我表示赞同。澳大利亚愿意接受当前版本的决定草案。令我担心的是，我们对思考此事下的工夫太多。我认为，需要放眼全局，看到我们从事这项工作的原因——向着制定工作计划和展开谈判再进一步。我认为，该决定显然仅适用于 2018 年，但是如果我们决定沿着这条道路前进，该决定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机制。

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存在结构性问题：我们试图把所有工作都放到一年进行；在这期间里，为了考虑要做什么，为了在最后完成报告，又要花很多时间。我认为，大家要务实：裁军事务的确耗时甚久，的确很复杂。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把时间用在讨论实质性问题。如果要以此为基础，逐年积累成果，我认为就要应该顺其自然。我想这样表达——我们从事此工作时，要在议事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取得进展给我们自己留下最大的操作空间。我们工作的背景是，裁谈会 20 年来一直无法谈判。我认为，做出该决定时，我们需要记住这一点。而且，我们需要本着善意和信任从事这项工作——相信这项工作体现了真诚与善意，相信我们都铭记着共同的目标。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澳大利亚代表团的发言。现在，请荷兰大使发言。之后，请印度和西班牙大使发言。

加布里埃尔斯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为提出新提案，竭力通过决定，而做出的所有努力。星期三，大家发扬了非常好的精神，我认为大家很多人都接近于完成案文——或许本来已经能够完成了；就前进的道路也有广泛共识。你非常认真地听取了一、两个国家的建议，推出了第二份修订

版。坦率地讲，我对第二份修订版并不那么满意。对于第一份修订版，甚至案文初版，我能够非常赞同。我们必须非常小心。案文正在滑向失去协商一致精神和平衡性的方向。

我完全同意白俄罗斯代表的观点，即附属机构是本文件的主题；正如澳大利亚代表所言，我们要给本决定一个机会。在座各位发扬了很好的精神，认为我们应该给这些机构一个机会。时间也是一个因素：今年，可供这些附属机构真正工作的时间所剩不多。我们可以讨论技术问题或程序问题，但是这只会使我们无法关注实质性和必须处理的工作。

所以，我不是非常赞同新提出的修正，这些修正影响了案文的平衡。我赞同在我之前发言的澳大利亚、俄罗斯、美国和白俄罗斯代表的观点。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现有案文上，虽然有“除其他外”等几个地方或许有待商榷。我真听取了墨西哥代表的发言和主席先生的问题。如果对措辞不放心，那么我们或许可以看看措辞，稍微修改案文，但不要在执行部分中加入整个新段落。我认为，那样就会使案文失去平衡——我认为，就快出现这种情况了。我们还是关注现有案文，给它一个试试看的机会。

附属机构是本决定的主题。附属机构将进行实质性工作，这是 20 年来的第一次，当然前进道路工作组除外。我们在该工作组做了一些实质性工作，而且做得很好，但是最终我们无法就它达成一致意见。我认为，如果能够按你的想法推进当前这项工作，就会真正取得进展。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完成这项工作。再次感谢你为此付出的全部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荷兰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印度大使发言。

吉尔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及你的团队代表大家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也感谢你提供决定草案的订正版。我国代表团本来准备赞同先前的版本，发扬灵活和妥协精神。你一直非常认真，仔细倾听了我们所有人的意见，并且竭尽全力采纳一些在我们工作较晚的阶段提出的关切。我国代表团曾感到，这些关切有很多带来了困难。所以，本着妥协精神，我们愿意支持你现有的决定草案。现在已经到了很后期的阶段，我们如果此刻重新修改案文，就会遇到困难。我认为，仔细研究今天提出的具体提案就会发现，这些提案背后的关切已经得到过处理。

现在，我来具体谈谈。例如，墨西哥同事提议删除序言部分提及谈判的内容。先前也有一个地方提及实质性工作和谈判。我想，你已经考虑到墨西哥代表团的关切，删除了那处提及谈判的内容。上述两个地方差异很大。实际上，此处内容和墨西哥代表团的观点一致——以后需要做出后续决定，决定内容可能是包含谈判授权的工作计划。墨西哥代表团提出的执行部分第 5 段之二就包含这个内容。所以，此处是在讨论未来的决定时，就实质性工作是什么，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而言，并没有损及任何人的观点。我认为，你已经采纳了这个关切。

“成熟度”是另一个方面。就此，我认为你的草案以非常小心的措辞进行了表达，考虑到了不同观点。例如，伊朗同事认为，不应人为声称某个事项的成熟度已经较高。你清楚地看到，有关这些问题有各种不同视角。你承认，我们对成熟度问题有不同观点。坦率地讲，你在执行部分平等地建立了五个附属机构，已经是再次处理此事。成熟度和优先事项的问题已经得到正式处理。这个建议背后的实质性关切同样已经得到了你的倾听。

谈到“除其他外”，主席先生，我和你一样，母语也不是英语。但是，就我的理解，“除其他外”所指并非上限，而是下限。因此，墨西哥代表团关切的是，我们出于某种原因不会按照执行部分第 1 段(a)项、(b)项、(c)项行事，甚至比去年做的还要少。我们当然不这样理解。实际上，你为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上面继续建设。我知道墨西哥同事已经离开会议厅，但是她干练的副代表还在座，我来继续谈谈有关“逐渐”的建议。起初，此处提到的是渐进——“渐进地扩大一致意见领域”——这里我不是要回顾其他内容。你采纳了与会代表表达的关切，把这个词改为“逐渐”。无论我们说的是逐渐、逐步积累还是完全不提，此处的含义依旧是，我们要以现在的情况为基础，继续努力，保持以逐步积累的方式工作。

谈到下一个已经做出的修订，就是正式与非正式方面的问题。联合王国代表团等很多方面都表示关切称，你的第一版案文——不是 CD/WP.605/Rev.1 号文件，是第一版——与议事规则似乎有些矛盾之处。我想，你已经采纳了这种关切。你将案文修改，确保遵守议事规则，确保附属机构要按照规则第 24 条开展工作，这一点是清楚的。现在建议的内容要让它更清楚。我认为，如果提及规则第 24 条，我国代表团当然会感到满意——我们和其他人有相同的实质性关切。

至于执行部分第 5 段之二提及的内容，我国代表团觉得此处的修正建议带来的困难最大。如果我们全面考虑，会发现本文件有一个内在矛盾。现在，议事规则和规则第 24 条都已包括在文中。你第一次分发工作文件时，有人表达了关切。你努力处理该关切，在序言中加入了一个新段落，提到了赋予主席的责任，“尤其是关于拟订裁谈会工作计划的第 29 条赋予主席的责任”。你将这个段落放在“可能……做出任何进一步决定”的一段旁边，清楚表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当前条件下的最佳选项，未来可能做出进一步决定。过去几年，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工作计划要包含谈判授权——不止一个，可能有更多——而这是该建议措辞的另一个问题。我们是否遵循这个观点，还是说我们根据规则第 24 条的规定，按照具体机构的进展做出后续决定——无论怎样，我们都有了一个向附属机构赋予谈判授权的决定。你的草案并不损及上述任何路径。但是，我担心如果使用这个措辞，我们就会自缚手脚。

国家安全的解释很狭窄，程序矛盾导致裁谈会落入现在的境地，你一直卓有技巧地带领我们在两个困难的夹缝间前进。我们如果要加入这种内容，就会失去平衡，有所偏颇，也会偏离进行这项工作的宗旨。

最后，我促请所有代表团与你和很多其他人一起真诚努力。我促请会议厅内的所有人将这份文件视为机遇之窗。我们的荷兰同事指出，时间并非无穷无尽：即使有了这个决定，我们还需要时间来确定各个附属机构的协调员，确定其工作时间表，开展工作。如果失去这个机会，我们在年初就会失去宝贵时间。我们信任你的能力，希望来自中国、大韩民国、越南的朋友能够快些庆祝新年。主席先生，我们愿意与你合作，尽早就草案做出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为了努力就本文件达成一致意见，我们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感谢印度大使阐明这一点。我认为，这说明我们为照顾大家的要求付出了巨大努力，而这种努力就是为了确保本会议厅的各位不会以任何方式放弃重要的原则，也是为了安排保障措施。我想，我们今天的工作也是本着这个精神。

现在，请西班牙大使发言。

埃赖斯·埃斯帕尼亚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 主席先生, 感谢你最近几周持续努力, 耐心谈判, 为我们提出了提案, 并带着如此的决心领导了相关讨论。该提案将确定今年工作的框架, 你努力在全会上推动就其确切地达成一致意见, 今天是此项工作的最后一天——当然, 周日是正式结束的一天; 不过我们姑且就说是今天。我认为, 全会支持你的工作确实是理所应当, 也是完全合理。我们充分信任星期一接任主席一职的友人。但是, 我们非常希望今天就顺理成章地采取这个步骤。我认为提案是有建设性的, 你理应得到这种成果。你提议的框架包括五位协调员和五个附属机构。为了努力审议如何按照你提议的框架进行讨论, 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条约谈判, 今天提出了不少提案, 我已经数不过来了。我们还谈到了有关讨论的正式与非正式性这个问题。有关协商一致的规则第 18 条要保留。你提交的提案还包含一系列提醒和规则, 虽然已经被议事规则覆盖到了, 但是依然在这里重复, 规则第 24 条、28 条、29 条就是如此。我们可以把整个议事规则复制过来, 这样我们就能放心, 也能提醒自己记住: 主席要制定工作计划, 协商一致是基本规则, 附属机构最终可能是正式或者非正式的。我们已经知道所有这些内容了, 它们就在图书馆和计算机中的议事规则里。相应地, 我相信本决定草案为我们推进工作提供了一切保障。

一些代表团进行了非常坦率的辩论, 我希望强调墨西哥代表团已经提出的观点, 即该代表团关切的是, 该机构的工作中, 审议的成分多于谈判。我们完全同意墨西哥的观点——我相信这也是本届全会所有代表团的观点——即裁谈会的宗旨是谈判。我完全理解, 我们希望案文中包括提及以下事实的所有内容, 即谈判是一项持续义务, 谈判令我们全会的工作保持统一。但是, 我相信这一点在草案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及, 即使没有完全提到, 届会期间也有时间在讨论中予以申明, 并且铭记我们应该一起坦诚达成一致意见, 展开谈判, 而不是多次重复几年来说的话。有时间这么做。当然, 我认为决定草案也反映了这个想法。我现在提出这一点, 而裁谈会去年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不过, 我觉得情况复杂化是人为原因造成, 毕竟人生本来简单。坦率地讲, 我们讨论的裁军主题十分复杂, 我们应该将讨论稍稍简单化。希望本来就不是非常大, 就更应该避免让局势进一步复杂。最近几年, 裁军和全球安全局势并不轻松, 这一点无人不知。我们应该使工作方法简单一些, 至少努力为未来的成功创造潜力, 发挥五位协调员和讨论的作用, 研究如何能够向前进。我确实没有其他的提案。所以, 我向主席先生的提案表达祝贺, 请大家所有人通过这份文件, 不要再不必要地使我们的生活复杂化。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西班牙大使的发言。现在, 请巴西大使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记得四周前, 你开始担任主席, 为我们带来了启发, 也带来了以你的汇编文件为基础有所建树的机会。你的文件介绍了 2000 年至 2017 年裁军谈判会议各位主席的所有提案。文件清楚地体现了多年来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 又因为无法通过一份包含谈判授权的正式工作计划而感到多么沮丧。当然, 通过一份包含谈判授权的正式工作计划是我们这个机构所有人的目标。你提供了一个次佳选项, 就是实现突破, 令我们得以换换档, 展开实质性工作和有条理的讨论。我非常欣赏澳大利亚同事说的话: “在议事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要充分尊重议事规则——“为取得进展给我们自己留下最大的操作空间”。我认为, 这就是本决定实现的成果。

我听到不少人提到中国新年，我努力忍着不提巴西的嘉年华就本周举行。我刚刚听说这星期三哪个桑巴舞学校赢得了冠军。我觉得，这个节日可能比中国新年持续时间要长。在巴西，人们要休息一周以上，所以从首都获得对案文变化的反馈并不容易，毕竟你的案文变化快速，每天都在修改。但是，巴西利亚一直充分关注着我们。我们发送了所有案文，我可以说已经做足工作了。我能够支持当前的案文。在不做任何额外修正的情况下，我能够完全支持它。有人表示，可以通过当前版本的案文。在这个问题上，我的观点基本与他们趋同。所以，虽然我对于一些修正本身并不反对，但是我不知道，此刻重新开始进行额外修正，能够增加什么价值。这样做有可能导致大坝的闸口再次打开，令整个案文解体。关切之处就在这里。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有保留意见。我们中很多人可以提出额外的提案和观点；我们中很多人已经为了照顾他人的立场做出了一些让步。保持沉默，接受当前案文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案文全部内容都满意，也不意味着我们为了走到这一刻，先前没有让步。直到最后，我们都在努力实现协商一致。

所以，我觉得如果案文再次开始接受已经提出的修正，工作成效就可能减损。我完全赞同印度大使对今天早上会议期间提出的具体修正的解读和解释。我倾向于同意，当前草案实际可以解读为包含所提修正，与修正要表达的意义相同。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问题在于解释。或许，我们能够在审议和通过案文时发表声明，以某种方式澄清对案文的解释——这是一种可能；不过，我认为案文的内容与所提修正没有任何相左之处。我对“除其他外”的解读与印度同事一致：它只是为附属机构履职稍微提供了额外自由，当然前提是执行部分第 1 段(a)项、(b)项、(c)项将得到充分实施。它不是空白支票，不会导致章节第 1 段(a)项、(b)项、(c)项的实施打折扣。恰恰相反：它不是上限，而是下限。这就是我的解读。当然，如果我们能加入一些措辞，让这个意思更清楚，也是好的。直到最后一刻，我们都可以寻求做些小的、可能帮助我们实现该目标的改动。

我国代表团认为，持续性是一个关键问题。或许，并非人人都完全认识到，我们如果做出这个决定，就要建立五个附属机构。这就意味着，2018 年要有很多工作要做，毕竟我们会有五个附属机构和五个协调员。这些机构举行会议需要一定的时间，会议时间表需要制定。我们要进行讨论，并可能邀请专家。我认为，很多使团可能需要额外人手，来处理额外工作。今年，讨论和工作会激增。如果我们做出这些投入，却不表明我们至少希望以此为基础，在接下来的一年继续这项工作，那是不合理的。所以，我认为我们至少要表达出来，我们希望延续，但不是延续停滞不前的局面，而是延续进展。我们必须向前进，每年都要有所进展，最终取得我们强烈渴求，但同时又难以实现的有效措施或文书谈判授权。大家对此事的观点以及各种可能情况因具体问题和附属机构而异。我认为，这几个字已经足够灵活，可以照顾到不同观点和不同可能情况。

对于正式和非正式会议，我没有特别强烈的观点。但是，我理解这个问题对很多代表团来说非常敏感，你提出的解决方法非常好。它极佳地找到了折衷点。我认为，它遵循的是对议事规则的高度技术性而且精确的解读。这是因为，议事规则并不禁止我们表达你在决定草案中的建议。此刻，继续试图改善案文只会让我们徒劳无功。所以，我十分支持按当前版本的草案进入下一步。当然，如果措辞需要很小的，非常小的调整，帮助我们今天能干脆地通过案文，我也会支持那样做。我请你来判断。你工作投入，而且很有能力。非常感谢你的工作。这个提案十分严肃，我国首都已经允许我表明，我们充分支持它。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巴西大使的发言。现在, 请中国代表团发言。

计颖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感谢你昨天的周到安排, 使我国代表团得以欢度除夕之夜。我还要告知各位同事, 今天不仅是中国、韩国、越南新年, 也恰逢蒙古新年。问题是, 我昨晚畅饮了太多瑞士美酒, 现在还挺不舒服, 还感到头疼和头晕。所以, 我不想进行艰难的谈判, 虽然在裁谈会谈判是大多数代表团的强烈愿望。我们都知道, 会哭的孩子往往有奶吃。我们需要给予同事们, 给予彼此一点台阶下, 做些什么, 让大家都能满意, 这样我们就能早些离开会议厅。

无论今天的讨论结果如何, 我国代表团都能接受。无论能不能通过决定, 生活照样继续, 地球还会继续绕着太阳旋转。如果可能, 如果各位代表希望重新开始谈判或讨论案文, 我也要在草案结尾处加上一段: “从 2019 年起, 农历新年成为裁军谈判会议官方假日”。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中国代表的发言。现在, 请匈牙利代表发言。

克罗尔女士(匈牙利)(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非常感谢你为这份文件做的工作。这份文件凝聚了大量的心血, 我们要铭记两件非常重要的事。

首先, 它并非实质性工作的最终产品, 只是一个程序文件。第二, 我们已经就你创建附属机构的工作方法达成了协商一致。我认为, 这方面是有动力的, 今天应该利用这个动力按当前的版本通过决定。我认为, 伊朗和墨西哥代表谈到的并非严重问题, 我只回顾今天两个较大的调整建议。

其中一个是新增的第 5 段之二。我认为, 如果就谈判授权达成新决定, 那么该决定自然会处理我们以后如何组织工作。所以, 它的效力会自动超过本决定, 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决定中提到任何东西。我认为, 完全没有必要。

我来回顾一下伊朗的提案, 即删除最后一段。我的确不理解伊朗的提案。这是因为当前的最后一段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时间限制: 这段话指出, 决定必须重新确认。如果我们将其删除, 时间限制就没有了, 对于伊朗来说, 问题会比决定的当前版本还要大。所以, 如果从伊朗方面的角度讲, 我会更乐意保留而不是删除第 6 段, 以免失去时间限制。所以, 我回顾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们现在就你的工作方法和附属机构的创立确实达成了协商一致, 我们不能失去这个动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匈牙利代表团的发言。现在, 请智利代表团发言。

拉戈斯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 狗年来临之际, 我们祝愿来自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同事, 以及整个裁谈会的同事新年快乐。希望今年我们遇到的不是狂犬, 而是驯良的家中宠物。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希望再次对你及贵国代表团的工作表示感谢。过去几周, 为了形成今天的决定, 你们需要几乎一刻不停地工作。我们认为, 这值得赞扬, 应该得到认可。毫无疑问, 本文件是一份折衷文件。因此, 就我们理解, 各代表团的提案并非全都能反映在其中。例如, 就我国代表团的情况而言, 我国尤其重视明确提及民间社会的参与, 我们注意到最新的版本将这个内容减少了, 可以说干脆删除了。但是, 我们理解所有代表团都需要作出让步, 所以我们支持通过本案文, 吁请所有代表团展现必要灵活性, 从而维护会议厅里建设性而且不寻常的积极气氛, 而这种气氛也是斯里兰卡担任主席以来的特点。

我们认真听取了今天上午各代表团的发言。各代表团提出了很有意思的修正。特别是，墨西哥提议增加一个段落。我们认为，因为我们一再听到有人说，通过该决定不会导致必须牺牲我们的共同目标——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所以加入第5段之二的提案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理解，需要维持案文的平衡，因此我们赞同其他代表团今天上午表达的观点，即应该避免完全再次开始讨论。因此，我们促请各代表团不要坚持进一步提出建议，这样我们才能通过该决定。

显然，我们共同的目标应该是最终通过工作计划，实现夙愿。所以，如果把这个决定视为具有历史意义的巨大成功，那就是夸大其词。当然，只要这个决定使我们得以向前进，虽然是一步一步地走，但终究是朝着这个目标前进，那么我们也认可它的价值。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智利代表团。现在，请伊朗大使发言。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抱歉，我要第二次发言。我必须逐个回应各位同事表达的一些意见。首先，我要对身边的印度大使予以回应。我不同意他对一些观点的阐述，原因相同。他提到了序言的段落。序言段落指出，鉴于问题复杂，等时机到了，可以就我们已经达成协商一致的问题展开讨论。相关表述就在决定中。我知道措辞为何呈现为：“认识到裁谈会管辖的问题的复杂性质，相关的各种不同视角，包括问题审议的成熟度”。

本次会议也有相同问题，表明人们竭力以自己的方式表述讨论的成熟度。现在，会议厅里的一些同事想说的是，就这个决定而言，我们工作的成熟度已经到了可以做出决定的水平——这不对。附属机构也可能发生相同情况。我们还没有就这个决定达成协商一致，为什么有人说我们是在重新开始讨论相关问题？讨论从来没有结束，有关决定草案的讨论一直在持续。有人试图强调我们此刻能够就决定达成协商一致——附属机构也可能发生相同情况。我们已经反复看到，数次有人在附属机构用自己的方式表述讨论的程度，并试图把其想法强加于人，使决定中没有措辞说：我们审议的所有领域都应该实现某种进展，令我们得以制定工作计划。

我们为各代表团提供的措辞有什么害处？你是否想说，你对一些项目的描述是，它们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讨论？一些项目没有达到成熟。我们的措辞就在那儿，请看一看。我们表示，要强调为了制定全面且平衡的工作计划，裁谈会必须在附属机构审议的每个项目方面都取得进展。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从原则上讲，这一点容不容怀疑？其他领域的一个段落可以有各种解读，本段能够对其起平衡作用。那些操控谈判环境的人想说的话就是，我们已经达到了一个水平的谅解，现在条件已经成熟，可以讨论一些事务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提供了段落，并且认为有必要对附属机构提供指导，这样所有附属机构都要实现进展。这是一点。

有关程序的另一点是，我认为还不能说我们在重启讨论。谁说这个决定草案已经停止讨论了？除我国代表团外，还有几位同事提供了一些措辞，我们希望裁谈会考虑。其他人说，希望在本次会议提出反提案。我们对反提案持开放态度。我们永远不会拒绝来自其他方面的任何提案。我们对任何提案都非常持开放态度，希望这样能实现协商一致。本次会议上，至少有两个代表团已经提出某种提案。我们认为，同事们应该予以考虑。

我们认为墨西哥的提案有可取之处。一些同事说，只有出现了不符合协商一致的总体做法的情况时，我们才会考虑很小的提案。无论提案是大是小，都是不同代表团提出的。你可能认为，这些提案很小；对别人来说，它们可能很大。就我们对整个案文的解读，我们认为，这些提案都是小提案。我们已经提供了有关议事规则的措辞，强调了规则第 24 条。我不知道，我们为了试图修正议事规则花了多大工夫。主席先生，你提供的决定草案并不完全符合规则第 24 条。规则第 24 条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裁谈会另有决定，附属机构的会议应为非正式会议。你在决议草案中加入了另一个词——“正式”，因为你要解释“除非另有决定”。我们可以有自己的解释；此事暂且不谈，我们还是紧紧围绕议事规则的措辞。既然这些提案都很小，又会有什么问题呢？

墨西哥代表团的提案有何意义？他们当然应该捍卫自己的提案。意义在于，他们就执行部分第 5 段之二表示，裁谈会的总体工作就是谈判，难道不是吗？如果我们在某个时刻相信，特定项目已经达成了协商一致，那么整个当前这项工作就将结束。这是事实。我们就其他决定有相同的工作方法。指出谈判是裁军谈判会议作为唯一多边裁军机构的全部宗旨，裁谈会应该为实现谈判授权而努力，正如我们在会议厅中授权所做的一样，这又有什么问题？意义在哪里？拜托大家，考虑问题时，我们要强调工作计划应该平衡而全面，我们应该小心仔细，要遵守议事规则和惯例。主席先生，我现在没有可补充的了，但是希望强调我们需要继续进一步磋商，希望从中产生的协商一致令所有人满意，包括使未来可能有进一步提案的代表团满意。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伊朗大使的发言。现在，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团发言。

奥马罗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付出努力，推动实现了一些协商一致。阿斯塔纳已经指示我支持现有版本的案文。可能这份案文并没有全面平衡，但是有最低程度的平衡。就我们的理解，妥协是最低限度的、大家都可接受的结果，并不相互排斥。我们说的不是开始、重启或结束对案文的讨论。例如，在其他代表团希望在“法律”后面加入“和其他措施”几个字之后，我们删掉了“除其他外”，这样得到的案文平衡吗？

我们还要支持白俄罗斯同事提到 21 年后的时间限制。下一任主席将举行高级别活动。在瑞士担任主席后，我们的届会成为分期会议。这些事情对我们没有帮助，会再次失去时间，一些决定要在一年的年中通过，之后进行真正工作的时间就不多了。或许，这是一个概念问题——工作计划是什么？是活动时间表还是像过去那样是关于建立一些附属机构和工作组？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愿意支持当前版本的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哈萨克斯坦代表团。现在，请加拿大代表团发言。

戴维森先生(加拿大)(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你的团队过去四周为推动我们做出决定，为未来 20 周的讨论制定某种日程，而做出的全部努力。这一次，我们还没有就该决定发言。不过，巴西大使今天的发言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决定更主动一些。加拿大认为，坦率地讲，虽然准备本决定的巧妙程度远远好于去年前进道路工作组案文，但是此次我们讨论的被称为附属机构的工作组可谓 2018 年的前进道路工作组——希望达成一致意见的速度远远快于去年。

我们看到，唯一的另一项具体创新就是，附属机构可能既正式发表意见，又非正式地发表意见。所以，当有些人提出意见称，这些机构只能是非正式的，我们有些担心。去年我们会议结束时，虽然在讨论中倾注了时间和精力，但是没有达成任何最终结论，而且大家知道，CD/WP.605/Rev.2 号文件执行部分第 5 段令我们觉得，现在情况也在朝着相同方向发展。该段落指出：“报告取得并达成一致意见的进展”。天哪，如果要求我们所有人取得一致意见，我们知道最终能达成一致的事情不会很多。毕竟，只要我们在附属机构中有一个人说声“不行”，就真不行了。我们本来希望，让协调员负责总结讨论和任何一致意见点，但是不要求他们促使我们所有人达成一致意见。我说过，如果一个代表团不喜欢，那就停摆了；我们剩不下什么可记录的成果。

虽然如此，我得到的指示是发扬灵活性和建设性，与大多数人同行。过去两周，大多数人已经反复表示，喜欢你提出的决定。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小的建议，但是我同意今天讲话者的看法。如果你不断接受建议，就要等到瑞典担任主席了，甚至要等更长时间。这是因为，两周内就要到高级别会议周了，一切工作都会因此暂停。所以，我们愿意同意现有版本的案文。但是，今天有一些建议可能不会导致我们的工作解体。所以，我们愿意听你的决定，或许稍稍进一步调整，但是不能再调整得太多。目前，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得力，我们赞赏你所有的努力，但是不希望下一位主席上任后重头再来；然而，情况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再次向你表示感谢，我们同意当前版本的案文，也可以接受你根据判断再做少数修改。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加拿大代表团的发言。我向你保证，这正是我提议做的。我会听取所有意见，感谢大家进行直接、坦诚的讨论。然后，我们努力通过决定。

现在，请德国代表团发言。

皮尔茨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只想提醒巴西大使注意，嘉年华并非巴西才有。我们德国也有一个传统，在嘉年华结束时，允许政治家对政治对手冷嘲热讽。今天，我不会那样做。我会发扬建设精神。

我要再次盛赞主席努力穿针引线，就我们面前的文件促成妥协。我来总结一下届会开始时的讨论：我们还没有一个全面且平衡的工作计划，所以需要从程序上搭建一个桥梁，实现这个目标。怎么做呢？

我想，你提出的提案就是这样一座桥梁，比起去年的前进道路工作组，这个提案能够增加实质性内容，建立一个框架，从而就核心问题进行更加专注和持续性的辩论。它经过很好的斡旋，实现了灵活与保障之间的平衡——保障措施稳稳地建筑在议事规则的基础之上。我们清楚地提到了规则第 23 条、第 24 条、第 28 条和第 29 条，清楚地提到了通常在工作中指导我们的所有相关议事规则。有些人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持续讨论这些主题可能使我们永远无法开始谈判。上述内容对他们形成了足够的保障。我认为，这一点在文件中得到了小心平衡和良好反映。所以，我们现在面对着两个选择：要么通过当前版本的文件，可能对它进行一些小的修改，虽然我们不一定喜欢；要么让裁谈会的又一个季度无所事事地过去。我认为，我们多数人显然更喜欢第一个选择，因为它给我们一些希望，一些前景，让我们感到在近期就能有些切实成果。

总之，我要表示，这次讨论的过程让我想到了一件事。我们要结合需要谈判和坦诚对话的背景来看待案文和主席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如果有意误读，那么总能误读。这份文件不是特洛伊木马，不是有毒的礼物，也不是陷阱，不是赤裸裸地想要让人跌进去。文件的谈判和起草是坦诚的，人人都参加进来了。要是为了打磨这份文件而无限期地谈下去，就会破坏文件的主旨与方向。如果文件的内容所剩无几，那么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东西也所剩无几。所以，我呼吁裁谈会通过现有版本的文件，可能经过密切磋商后可以达成一些小的修改；但是，文件的背景和内容应该得到保护。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德国代表团。现在请墨西哥代表团发言。

拉米雷斯·巴伦苏埃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抱歉，我国代表团要再次发言。我们认为，必须对一些意见进行回应。首先，我们希望重申，我们提出的绝不是新关切，自审议开始以来，我们一直在提出这些关切。所以，我们并非最后一刻才来找你，而是上述关切没有得到适当考虑。有人猜想，我们已经达成一致，或者大家都参加了讨论，所有立场都得到了考虑。这不过是猜想而已，不反映现实。我国代表团不认为自己的关切真正反映在了新版本中。我们在昨天的讨论中再次提出关切时，你对我们说，不会寻求促请我们今天通过该决定，除非我们觉得参与了进去。我们重复，我国代表团试图发扬灵活性，建设性地参与该决定的谈判，从而给它一个机会，希望它能成为有用的工具，实现我们共同争取的目标，即就裁军事务进行谈判。

我们希望看到，各方都能真正展现灵活性，而不是仅有几个代表团这样做。我们还希望大家通力协作，努力达成一致意见，不要在没有真正达成一致意见以前，就以为一致意见已经达成了。我重申，我国代表团愿意达成一致意见，相信这个目标可以实现；我们当然不是在要求不必要地延长讨论时间。我认为，我们的提案非常清楚具体。我们也实实在在地下了工夫，对其进行解释，让各位成员都了解背后的原因。我认为，你会认识到，问题不再只是要不要采取建设性方式，而是工作有没有诚意，现在的工作就是如此。我们呼吁裁谈会以应有的认真态度进行这项工作，我们认为这样可以增加找到解决方法的机会。这对我们很重要。

就此，我们强调我们提出的修正应该得到考虑，这很重要。尤其是，我们要求删除“除其他外”，却受到了质疑。所以，我来进一步加以探讨。我们已经提到，决定当前的措辞使授权可以任意解释。“除其他外”怎么解释都可以，后果可好可坏。我之所以说“可好可坏”，是因为我们当然认为使用“除其他外”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这个词——因为它的涵义极广，可能以某种方式联系到裂变材料禁产条约、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消极安全保证、核裁军的谈判等。毕竟，上述主题实际上都在议程之上，我们可以“除其他外”也审议这些主题。问题不在这里。这也是我国代表团的要求和努力寻求的东西。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一个切实的危险，即如果尝试超越过去的工作——我认为加拿大代表团已经完美地表达了这一点——我们不知道这种做法究竟能有什么贡献。我们正在给案文一个机会，但是我们看不到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改善。我们删除“除其他外”，就是要确保第1段(a)项、(b)项、(c)项当前的工作不打折扣。所以，我们希望至少集中注意力关注这些领域，看看我们能否利用现有提案取得进展。所以，我们是在真诚努力想要实现这个目标。这就是我们的要求。另外，我们确实想表示，有人反对删除这几个字，令人怀疑并关切其目的是要让附属机构的行动

超越第 1 段(a)项、(b)项、(c)项的要求，就是说要让其从事这几个分段没有覆盖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不想这样做，如果决定的目标是要建立信任，那么规定无条件授权无助于这个目标的实现。我们要求你认真考虑我国代表团的提案，使我们能够继续工作。

我希望谈谈今天各位与会者的其他一些意见。主席先生，我已经谈过，有些人说，你已经考虑了所有关切。但是，我要重申，并非所有关切都得到了考虑；我刚刚谈到的一个关切就没有得到考虑，而这个关切对我们来说可能最为重要。还有人说，已经存在协商一致——没有协商一致。至于第 5 段之二，坦率地讲，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如此反对纳入这一段。之所以做现在这个工作，是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工作计划。只有通过了包含谈判授权的工作计划，这个工作才有价值。所以，有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说该目标不可能实现，那么为什么不同意加入这一段呢？而且，我们要指出以下这点并非自动实现，也非不言自明，此刻该决定并没有清楚说明，工作计划通过后，附属机构就要停止工作。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求把这个段落包括进去。匈牙利代表团已经提到这一点，我只想要将其澄清。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墨西哥代表的发言。现在，请摩洛哥代表团发言。

Boutadghart 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再次感谢你和你的团队，你们的努力值得赞扬，我们向你保证将全力支持。

过去四周，摩洛哥很荣幸担任 21 国集团协调员，目睹了裁谈会主席斯里兰卡进行互动，以包容、透明的方式进行磋商，从而产生了今天提交的文件。我们认为，正如你所强调的，这份草案在不同立场之间实现了微妙的平衡，因此我们认为白俄罗斯同事提出的问题和荷兰大使的发言有意义、有益处，我们当然也认为时间紧迫。

当然，我们赞同多数已经表达支持决定草案的代表团，决定草案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重启裁谈会实质性工作的程序手段。所以，我们呼吁加强灵活性，从而维护协商一致的建设性精神，为通过草案创造条件，使制定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的努力进入新的阶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摩洛哥代表团。现在，请拉脱维亚代表团发言。

卡尔克林斯先生(拉脱维亚)(以英语发言): 我要求代表观察员国非正式小组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接受本小组的要求——当提出的决定草案得到通过，裁谈会建立附属机构时，参与附属机构的工作。我希望借此机会表示，六位主席决定不像先前几年那样对待本小组协调员，不邀请协调员只要有需求即可参与与区域协调员的六场会议，观察员国非正式小组对此感到不满。观察员国非正式小组确实不了解本小组协调员受到的待遇为何发生变化，并且促请六位主席重新考虑此事，或者解释为什么对待本小组协调员长期以来的态度发生了变化。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拉脱维亚大使代表观察员国非正式小组并作为其协调员进行的发言。我会记住他的观点。在瑞典大使就任主席前，我会与大使会晤，并会对大使提及此事，以继续推动该讨论。

现在，请俄罗斯联邦代表团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各位同事, 我们已经在会议厅里多次讨论过此事。我们来想一想, 提到不同代表团的关切时, 我们是什么意思。这些关切反映的并不是安全利益受到损害, 而是能够通过讨论和随后的行动来有效处理的问题。

当然, 有关与会各位今天和先前提出的修正, 就这些提案, 我们已经听到了各种观点。显然, 观点有差异, 但是最终形成了典型的僵局, 让我们的路没有走通。如果我们对程序决定的辩论都如此激烈,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谈到安全考虑, 讨论会成为什么样子。按照今天的讨论判断, 其结果可想而知。

我们依旧提出一个个修正, 试图预先就确定结果。我认为, 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具体的表述, 而在于总的态度和不愿意妥协。有人提出建设性的提案时, 不会出现问题。但是, 如果提案被提高到绝对真理的水平, 成为实现妥协的障碍, 就会出现问题。

我认为, 今天及其他时候提出的修正无论可能多有道理, 都绝不会影响附属机构的工作成果。归根结底, 态度决定一切, 这些机构的态度自然取决于各代表团。

就此, 我有一个简单的提案: 停止这些讨论, 做出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团。现在, 请印度代表发言。

吉尔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只谈几点。我认为, 伊朗大使谈到我的发言时, 可能有些表述不当。我提到序言部分的方式并不是他描述的那个样子。我们所有人都拥有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事物。我国代表团有权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事物, 我们认为这毫无疑问。实际上, 你在此处所做的事情正是在维护每个代表团以自己的方式描述事物的权利。

我也没有评论执行部分第 5 段之后所用措辞。我指的是伊朗提出的提案, 但对这一提案是否接纳尚未确定。现在, 我就此提点看法。先前, 我确实没有提这件事。现在, 我有机会提了。我觉得先前的发言有问题——有人说, 附属机构需要实现进展, 这样我们在工作计划方面才有施展身手之处。这其实是进一步提高工作计划的标准。在工作计划方面, 我们已经遇到困难了。所以, 如果我们有关工作计划的未来决定要以本决定寻求建立的附属机构实现的进展为条件, 那么困难会更大。所以, 我们最好不要徒增困难, 而是减少困难。我们赞同, 需要以平衡、全面的方法行事。我们赞同, 需要进行谈判。我们也赞同核裁军相关问题的优先次序。但是, 我认为应该确定不徒增困难。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 信任问题已经提到过了。我认为, 此事非常重要。俄罗斯同事刚刚说过,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如何工作, 而营造有信任的环境很重要。有关信任, 还有一个视角——令人关切的是, 一些提案的目的是使裁谈会陷于不太好的情况, 让我们总可以说, 裁军谈判会议不工作, 不是谈判论坛, 还有其他谈判论坛。所以, 我认为这种缺乏信任的问题必须解决。如果修正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 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走, 那么就出问题了, 我请各代表团认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要认识到, 这个问题很严重。

最后, 主席先生, 你说过自己正在非常认真地倾听, 现在将研究接下来的情况。我赞同巴西同事的说法, 即现在问题更多地在于解释, 就是决定草案有什么意图, 或者某些提到议事规则的地方有什么含义, 或没有什么含义。如果我们能够努力阐明这个问题, 或许通过你, 通过主席阐明, 那么可能对同事们带来帮

助。伊朗大使正确地指出，无论是大是小，所有提案都要得到考虑。所以，我们形成俄罗斯大使希望的形势时，或许你可以对其进行考虑；这样做应该是可取的。我们不想延长星期五的讨论，但是如果走解释这条路有帮助，我们促请你考虑这一点。

主席(以英语发言)感谢印度大使的发言。现在，请伊朗大使发言。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觉得一些尊敬的同事正在花大力气推动仓促通过一个决定，这无助于裁谈会的工作，也不符合裁谈会的惯例。但是，我们对此事的态度非常灵活。如果他们要这样推动，我们已经做好整夜与你们一起工作的准备，没关系。主席先生，关键在于，我们尊敬的朋友们有时以自己的方式描述自己提供的措辞，我们也以自己的方式描述自己提供的措辞。我们为执行部分第 3 段提供的措辞可以作为执行部分第 4 段之二。没有害处。

整个这项工作、本次会议及你的决定的目标就是制定平衡且全面的工作计划。为此，你已经提供了一系列要讨论的项目或者要达成的谅解，也提到了四、五个附属机构。其中，有四个很清楚，另一个则结合了很多可能进行讨论的其他项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要就每个项目都展开实质性工作？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已经努力平等地强调所有这些项目。如果要说明，必须在任何有助于制定工作计划的项目方面实现进展，又有什么害处呢？

意义何在？意义在于，我们尊敬的朋友可能认为，只在一个项目方面取得进展，就足以得到全面的工作计划。这并不完全符合过去 20 年的做法。过去 20 年，我们讨论了什么呢？我们的一些朋友试图就一件事单独做出决定，在其他方面打折扣。对此，我们将反对：要达成全面且平衡的工作计划，就要平等对待所有项目。我们应该处理所有问题：议程项目 1、议程项目 2、消极安全保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以及其他我们可能有的问题——任何我们已经详细表述过的问题。意义何在？我们要强调，我们必须坦诚、没有任何差异地处理所有项目，推动审议取得协调的成果。我们认为，这样我们才能制定全面工作计划。

意义何在？矛盾又在哪？或许发生利益矛盾。你可能会看到，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方面，不需要进展；不过，其他项目可能需要进展：军备透明、禁产等。关键在于，如果我们要以公平、全面的方式制定工作计划——你的文件为开始这项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应该继续在附属机构进行这样的审议，不应该有差异。你的决定草案的目标是平等地处理所有这些项目。我们赞赏你追寻的目标。因此，德黑兰已经指示我口头支持你朝这个目标努力。我们希望，有了我们提供的小幅修改，你能够得到一份好的决定，帮助我们在附属机构没有差异地、建设性地进行所有项目的工作，从而使上述审议有所收获。

为此，我认为我们不应如此仓促行事。如果做出任何决定的时机还不成熟，或者各位尊敬的同事需要进一步讨论，那么伊朗非常愿意本着开放的态度对待任何提案。甚至我们尊敬的印度朋友都表示，我们的措辞有问题。对于他们针对我方提议提出的措辞，我们持非常灵活的态度。没关系。任何代表团都可以有自己的反提案。我们对此持非常开放的态度，愿意考虑这些提议。我们也要与你一起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做出成果，我希望如此。当然，时间宝贵，要尽快实现成果。我国代表团当然十分重视此事，不想浪费时间；但是，我们需要时间来思考每一件提议，包括我国代表团的提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伊朗大使的发言。我没有看到其他人要求发言。现在, 我看到了, 美国大使希望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先生。抱歉, 我需要发言。但是我要对先前一些发言表达赞同。我认为, 我们多数人今天早上来到这个会议厅时, 认为将要就你的决定草案采取行动。我们的设想是, 你依然希望这样做。我国代表团当然支持并鼓励采取该步骤。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美国大使。我看到俄罗斯代表团希望发言。

杰伊涅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抱歉, 我要再次发言。我认为, 今天的会议已经在审议已经提出的提案上面花了足够的时间。但是, 还没有代表团从根本上反对你的决定草案。因此, 我希望重申, 提议决定是否通过该草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俄罗斯联邦代表团。我没有看到有人要求发言。我希望现在休会。我不会要求等到下午 3 时。我提议, 适当休息一会儿, 一个小时内回来。口译员需要休息两小时。

中国代表团希望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不准备加入任何下午 1 时以后达成的协商一致。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问口译员, 我们能否早些休息, 早些复会?

好吧, 我们下午 2 时 15 分复会。中国代表团, 请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强打精神听着所有这些讨论, 已经几次快要睡着了。你知道, 我希望所有同事都能有所克制, 少些自大, 快一些推进。我认为, 15 分钟的非正式磋商就足够了, 我们可以在中午 12 时 30 分前复会, 在下午 1 时以前完成。你知道, 我不希望反复延长这个进程。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理解因为无法早些完成这项工作而产生的挫折感。但是, 请你海涵。我们不想耗时太多。2 时 15 分复会时, 我们要么通过决定, 要么不通过。但是, 让我们再给它一次机会, 努力就此事促成协商一致。如果失败了, 那就顺其自然。

请荷兰大使发言, 之后请大韩民国大使和美国大使发言。

加布里埃尔斯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完全赞同俄罗斯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的发言。我提议, 我们休息 10 分钟或 15 分钟, 中午 12 时 30 分复会。你的提案的主要内容得到了大量支持。我认为, 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根据所有已经考虑的立场进行微调。与会各位表达了广泛的支持, 我提议大家简短休息, 中午 12 时 30 分复会, 就你的提议做出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大韩民国大使发言。

金仁澈先生(大韩民国)(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支持中国和荷兰的发言。如果我们在两小时内复会的唯一原因就是照顾口译员的需要, 不是因为有代表团要求等待两小时, 以获得指示, 那么我们可以在 12 时 30 分复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两个小时。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大韩民国大使的发言。请美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赞同中国、大韩民国、荷兰的发言。我们只需要休息几分钟, 然后复会即可。下午的会开得越久, 我认为就会有代表团需要就任何新案文都获得指示, 无论做什么修正。所以, 正如先前有人发言所说, 我们需要就该决定采取行动, 要尽快行动。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发言。

西达尔塔先生(印度尼西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印度尼西亚今天也庆祝农历新年。昨天, 我也从我国首都收到了指示——首都那边因为要在除夕夜加班很晚, 所以已经很不快了。不过, 我收到的指示是, 支持 CD/WP.605/Rev.2 文件。所以, 如果我们要继续讨论, 我认为我们可以接受微调该文件, 但不是对其大范围修改。

主席(以英语发言): 好吧, 大家似乎不愿意长时间休息。我看到墨西哥代表团要求发言。

拉米雷斯·巴伦苏埃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主席先生, 为了决定我国代表团是否需要更长的考虑时间, 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你计划如何行动。你是否要考虑我们的提议, 还是会不加以考虑, 强行推动决定。因此, 我们希望了解你的计划, 从而确定是否需要联系我国首都。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会考虑你的提案, 愿意进行一些调整, 交回一份文件, 看能否通过。我获悉, 口译员将工作到下午 1 时, 可能之后再工作 10 分钟, 但是之后需要休息两小时。所以, 我理解这不是与会者的要求, 但是这是实际工作的要求, 我们需要予以考虑。所以, 就不再继续了, 我们现在休息, 中午 12 时 45 分复会。现在休会。

中午 12 时 20 分暂停会议, 下午 1 时 05 分复会。

主席(以英语发言): 现在复会。我已经十分认真地考虑了各代表团提出的各种提案, 试着就案文再做一些工作, 照顾与会者提出的一些要求。我也明白, 要避免破坏自开始这项工作以来, 在本草案几易其稿的过程中小心建立的平衡。我认为, 我已经竭尽全力, 进行了广泛磋商, 照顾了一些想法, 并且赞同一些想法的初衷。我也一直注意, 要使大家一道努力。

以此为基础, 今天早上发给大家的, 没有 2018 年 2 月 15 日水印的提案已经进行了修正。我来念出此刻我们进行了哪些改动, 如果大家做好记录, 那么我们为大家读完修正后, 就能形成一个干净的版本了。

在序言部分, “在不损及裁谈会任何成员国在全体会议上提出任何与裁谈会工作相关的主题的权利, 以及不损及可能就实质性工作做出任何进一步决定的前提下”一段, 我们已经删除了“和谈判”。这是因为, 一些代表团已经指出, 谈判是实质性工作, 遵循该关切, 我们将这几个字删除了。

在序言部分, “认识到裁谈会管辖的问题的复杂性质, 相关的各种不同视角”一段, 文字到此为止, 删除了“包括问题审议的成熟度”。位于第 1 段第二部分的最后一句话为: “附属机构在工作中应处理以下领域的问题, 以及附属机构根据议事规则商定的其他任何领域的问题”。这就处理了对“除其他外”的解释的关切。

执行部分第 1 段(b)项删去了“逐渐”一词，这部分改为“深化技术讨论和扩大一致意见领域，包括为此根据议事规则吸引相关专家的参与”。

我们原本提议，执行部分第 3 段的结尾为“附属机构可举行正式会议和非正式会议”。有人对这种说法感到关切，担心它可能对议事规则构成任何弱化。我们提议，以如下方式解决该问题。我们提议，执行部分第 3 段改为：“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条开展工作，均匀分配时间。根据议事规则第 24 条，附属机构的会议应为非正式会议，也可根据议事规则举行正式会议”。这样，议事规则的首要地位得到了完全维护。“均匀分配时间”几个字确保了不会只聚焦于某一个问题。我们相信，这就可以为附属机构的工作带来平衡，如果取得了协商一致，也可以记录下来，从而取得一些进展。

我们觉得，确实有人关切，是否应该重申，如果大家就工作计划达成一致意见，就要放弃本决定；它是否继续；是否会有平行进程。我认为，我们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该立场，将其放入序言部分。实际上，序言中已经清楚表明，上述工作是在“不损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以及根据裁军谈判会议议事规则，尤其是关于拟订裁谈会工作计划的第 29 条赋予主席的责任的前提下”。我认为，墨西哥代表团对此存在关切。我已经和墨西哥大使交流，解释了这样措辞的原因，她接受这种表达方法。她的确认为“除其他外”这一点有问题，我们也找到了照顾到这个关切的方法，并反映在文件中。

所以，我认为大家会看到，我们确实在努力，希望照顾到所有人，不忽视任何关切。我没有单独指出任何人提出关切是有什么动机，毕竟它们是我们大家的关切。我和我国代表团已经竭尽全力予以处理。正如我在一开始就清楚表明，我认为结果虽然不会理想，但是会可行。我看到伊朗大使希望发言。请伊朗大使发言。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感谢你允许我发言。我们知道，改善措辞是好事。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提供的措辞尚未反映在案文中，所以我们无法通过该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还有其他观点吗？大使，你提出的一些措辞已经被采纳了，你现在指的具体是哪一点？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可能是因为有时间限制，各位同事在推动快速工作。我们提供的措辞已经特别予以强调，有三点。首先，在“非正式”和“正式”方面，议事规则中没有你解释的措辞。议事规则第 24 条非常清楚地表明，“除非本会议另有决定”，附属机构的会议应为非正式会议。我们希望重复同样的措辞。目前的措辞明显偏离议事规则——明显偏离。

第二点有关执行部分第 6 段，即我们不希望预先安排下一年的工作。我们来做今年的工作，看看取得了多少成果，然后决定如何继续。你没有采纳我们的这个观点。我们不希望使用目前措辞，已经向你提供了措辞，而且发扬了灵活态度：我们可以删除这个措辞，并且/或者按照我们提供的措辞将其改善。

我们提供给你，但是没有得到反映的措辞提议还有一个。我知道，成熟问题这一部分——“问题审议的成熟度”——已经删去；但是，我们提出需要对所有项目的进展提供指导，这一点值得得到考虑。当然，如果各位朋友都认为，可能以

平衡的方法处理议程项目的所有问题，我们当然愿意倾听，可以看看如何参与附属机构工作，为实现该目标努力。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指导这些附属机构。它们都要在所有项目上取得切实进展。

所以，主席先生，我们提出的两个小提议未能反映在你的案文中。一个是有关议事规则，另一个是我们希望删除执行部分第 6 段并且/或者加以改善，使其符合裁谈会的惯例。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伊朗大使。请墨西哥代表团发言。

拉米雷斯·巴伦苏埃拉女士(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没有记住你提案的细节。如果你可以重复操作章节第 1 段和 1(b)项的内容，我们会很感激。

主席(以英语发言): 对不起我发言可能太快了。口译员有时间限制，我在努力应对。我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停止工作了，或许已经停止工作了。

对于案文序言以“不损及”开头一段，提议的改动是删除“和谈判”。

你只需要重复执行部分第 1 段吗？

为了解决“除其他外”的问题，我们重新表述了该段后一部分：“附属机构在工作中应处理以下领域的问题，以及附属机构根据议事规则商定的其他任何领域的问题”。好了吗？还有其他内容吗？

梅尔科利亚诺女士(裁谈会代理秘书)(以英语发言): 她想要看看执行部分第 1 段(b)项。

主席(以英语发言): 执行部分第 1 段(b)项改为：“深化技术讨论和扩大一致意见领域，包括为此根据议事规则吸引相关专家的参与”。所以，删去了“逐渐”一词。

还有人要发言吗？我提议，现在暂停会议，下午按计划 3 时复会。到那时，我们要就文件做决定。我希望再给有困难的代表团一个机会，努力达成谅解。当然，如果代表团不希望通过决定，主席也无能为力，但是我认为现在我们已经解决了几乎所有问题，只有伊朗大使提到的两点除外。我会竭尽全力继续做这件事。这是因为，我已经说过，这是我的承诺。我知道一些代表团觉得时间持续太长，我希望他们耐心，我不希望以现在的身份没有竭尽全力，就离开会议厅。如果之后还是失败了，那就顺其自然。但是，现在让我们把文件准备好，把改动反映在书面上，下午 3 时回来。

在此之前，中国代表团要求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伊朗同事的提案非常合理。我们复制议事规则的措辞即可。这样做，对于任何代表团构成困难了吗？我不理解原因。如果我们能够赞同议事规则的措辞，我们现在就可以离开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出决定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我们已经在提议的段落中清楚说明：“根据议事规则第 24 条，附属机构的会议应为非正式会议”。这就是文本。我们也表示，它们也可以按照议事规则“举行正式会议”。议事规则允许裁谈会在其认为必要时决定举行正式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中国代表团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来推荐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我们能否说: “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24 条举行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看到美国大使希望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本着灵活的精神, 美国可以接受中国同事刚刚的提案或者其他人刚刚提出的其他提案。我们可以接受议事规则第 24 条的清楚措辞, 或者正如我说的, 接受中国代表团的提案。

主席(以英语发言): 伊朗大使, 这样一来, 你是否接受中国的提案?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有可能。我们在与你的双边磋商中提出了我们的主要提案。我们可以接受这一点。它很显然就是我的提案, 但是你没有同意。

主席(以英语发言): 那么表达为: “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条开展工作, 均匀分配时间, 并遵循议事规则第 24 条”。

请重复你的提案。中国代表团, 请重复。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应该另起一句话, 即: “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24 条举行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那么, 在第一句话——“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条开展工作, 均匀分配时间”——之后, 加上“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24 条举行会议”。

爱尔兰代表团要求发言。

卡伦女士(爱尔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这是我第一次在你担任主席这一庄严的职责期间发言。首先, 我要感谢你和你的团队几周来耐心、努力地工作。我的提案最小, 本段一个字都不改动, 而是出于逻辑关系, 提议将两句话的顺序颠倒, 因为附属机构先举行会议, 在会后展开工作。所以, 这并非大刀阔斧的改变, 只是将几个分句的顺序改变。你和你的团队透明、专注、连贯地进行了磋商, 我们都感激不尽。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你。好吧, 语序调整后的版本为: “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 24 条举行会议, 并根据议事规则第 18 条开展工作, 均匀分配时间”。

是否所有代表团都接受? 我没有看到反对意见。所以, 我认为我们已经解决了伊朗大使关切的问题。

大使, 你是否对此满意?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刚刚强调的是议事规则的重要性, 指出所用的是符合议事规则的措辞, 并非由我们创造。有关最后一段, 即第 6 段, 我们提议采用我们提供给你的措辞。但是, 如果朋友们觉得不行, 我们也不会坚持, 但是我们希望删去整个一句话, 即第 6 段。我们请问各位同事, 裁谈会是否愿意删掉这一段。如果删去该段, 我们就愿意接受这个决定; 否则, 我们坚持使用自己的措辞。

主席(以英语发言): 请荷兰大使发言。

加布里埃尔斯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有关执行部分第 6 段。我希望保留原来的案文。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看到美国大使希望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只为我方提问, 我还未听到伊朗原本的要求。所以, 我希望听听伊朗原本的提案是什么。

主席(以英语发言): 伊朗大使, 你能否读一下你的修正?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我们的措辞很简单。我们希望使用如下内容, 将原文改为: “本决定的通过不妨碍裁军谈判会在后续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使, 你是否希望将该句包括在执行部分第 6 段结尾, 即当前的执行部分第 6 段?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不希望对下一年确认的决定预设如此多的规定。我们希望说的是, 不损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的情况下, 明年我们可以做决定, 也可以不做决定。我们还是将其作为一般性陈述, 而不要规定本决定可以得到再次确认。我们不希望做任何先入为主的预判, 所以我们的措辞很简单。我们可以放弃原来的措辞, 对整个事情保持沉默。我们知道, 明年回来时, 可以接着之前一年开始——不知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我们也可以从新的出发点开始。但是, 如果各代表团不接受将这部分删除, 我们希望提供其他一般性的, 不对 2019 年予以规定的措辞。我们的措辞已经提供了, 希望换过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使, 你能否再读一遍, 请把你的措辞再读一遍。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措辞是: “本决定的通过, 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就是这样。

主席(以英语发言): 所以, 措辞为: “本决定的通过, 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

请匈牙利代表团发言。

克罗尔女士(匈牙利)(以英语发言): 既然如此, 我们希望放弃最后一段, 执行部分第 6 段。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 匈牙利代表团。请巴西大使发言。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只希望谈谈最近提出的修正。一些代表团希望, 本决定不要重复去年前进道路工作组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讲, 他们正在重复前进道路工作组去年所作的决定, 以至于附属机构能否举行正式会议还不清楚。

当然, 无论如何, 裁谈会都将做出决定。我本希望今天会做出决定, 规定可以举行正式会议, 这也是遵循议事规则的。就我国代表团的理, 如果今天我们决定, 这些机构可以举行正式会议, 也不违反议事规则。当然, 执行部分第 6 段不影响裁谈会下一年不继续这项工作的权利。按这种理解, 我本希望最后一段体现延续性, 当然是要延续进展, 不是为了延续僵局。归根结底, 什么都不说并不

会真的带来多大改变，可能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删除执行部分最后一段。如果今天我们无法通过使附属机构可以正式举行会议的决定，我会稍感沮丧。

主席(以英语发言): 谢谢，巴西大使。请美国大使发言。

伍德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再一次地，本着灵活精神，我们可以接受删除执行部分第 6 段，也可以接受伊朗代表提供的措辞。

主席(以英语发言): 好吧，我来读一下执行部分第 6 段最后的提议版本。伊朗大使的提案也得到了其他一些代表团的支持或赞同，其文字如下：“本决定的通过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

请墨西哥代表发言。

拉米雷斯·巴伦苏埃拉女士(墨西哥)(以英语发言):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就这个提议，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有关后续决定的时间限制“之初”。它的意思是不是只适用于届会之初的决定？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只把它限定为裁谈会的任何进一步决定，而不把它限定为其他届会“之初”。我们只是对“之初”这个部分有关切。只是需要提出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看到荷兰大使希望发言。

加布里埃尔斯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 我也认为该提议有这种问题。我希望保持现有内容，可以在现有一行后面加上“不损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这样，我们就保留现有内容，加入这几个字，而且符合伊朗的想法。我们可以在你现有的那句话后面加上“不损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我同意巴西代表的观点，即如果我们无法决定附属机构能够举行正式会议，这令人遗憾。我对议事规则的解释是，它们也可以举行正式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就该提案而言，如果我们按提议把“不损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加入原来的执行部分第 6 段，可以接受吗，伊朗大使？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当然，只要提及议事规则，就很好。它是我们工作的指南，所以没有问题。尊敬的墨西哥同事说的很对，我们就特定事务做决定可能是在裁谈会工作中期。但是，我们希望强调，需要在每年年初推动通过一些东西，无论是议程还是/或者工作计划。这符合议事规则第 27 条。该条规则规定：“本会议应在每一届年会开始时通过该年的议程”。所以，议程在这里了。我们工作的整体框架就是希望我们总能在年初而不是迟一些的时候开始工作。当然，如果这里有问题，我们也不坚持，可以把“之初”这个词删除。但是，我们觉得，为了每年形成一种紧迫感，确保不要再有推迟，有这样一个词要好得多。

主席(以英语发言): 大使，在早先的表述中，你加入了“不损及裁谈会的议事规则”，这样就两方面都覆盖了。所以，我能把它写回去吗？

中国代表团希望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我有些困惑，似乎我们正在研究的本段案文有数个版本。我要感谢伍德大使的灵活态度；鉴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双边关系，他展现的灵活态度已经是最大程度了。我赞赏这一点，呼吁其他同事也能如此。

主席(以英语发言): 那么, 有关执行部分第 6 段, 这就是提案, 这就是主席提议的表述: “本决定是针对 2018 年届会通过的, 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后续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

我看到伊朗大使希望发言。

纳齐里·阿塞勒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们有同一个问题: 我们不希望看到有规定性的表述说, 明年可以再次确认决定。因此, 这种措辞并非完全符合议事规则。我们希望以一般性的形式表述, 本决定在今年有效, 明年我们将按照议事规则行事。如果我们的一些朋友希望有议事规则的内容, 该表述可以反映这些内容, 但是不说决定可以“再次确认”或使用类似说法。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议事规则。我们或者删掉这一段, 并且/或者写得笼统一点, 不要以规定的形式写明年我们指定要“再次确认”该决定。

主席(以英语发言): 好吧, 如果这种表述受到反对, 那么我们重新使用早先的版本: “本决定的通过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

墨西哥代表团是否认为“后续”有问题?

请墨西哥代表团发言。

米雷斯·巴伦苏埃拉女士(墨西哥)(以英语发言): 对不起, 主席先生。我的意思是, 情况很令人困惑, 我要坦率地讲几句。我认为, 即使不接受, 也不要倒退, 不要再找一个走不通的版本。执行部分第 5 段之二没有加入, 实际上我们曾要求放弃这一段。我们正在发扬灵活态度, 不要再提这件事。这部分还是不变为好, 不要删去“针对 2018 年届会”。这句话已经有一致意见了, 一致意见是存在的。所以, 保留“针对 2018 年届会”对我们来说真的很重要。现在, 你读这段话时, 把它删掉了。如果你不打算对其做实质性更改, 还是按原样留下或者删除整句话更好。我认为, 现在这就是问题所在: 如果继续这样做, 你可能导致先前的版本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再次出现。

主席(以英语发言): 这样写如何: “本决定是针对 2018 年届会通过的, 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这就保留了你提出的“2018 年”, 也使决定的延续成为可能。

请中国大使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想你已经找到了灵丹妙药。就是它了。

主席(以英语发言): 措辞就是这样, 我认为它考虑到了伊朗和墨西哥的关切: “本决定是针对 2018 年届会通过的, 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所以, 裁谈会如果按照议事规则, 决定下一年继续这个授权, 也不会受到这段话的妨碍。可以接受吗? 好吧, 我想我们已经处理了所有关切。秘书处是否记录了这一点? 能把修正内容给我吗?

现在, 让我总结一下我们的所有修正, 抱歉, 我们有一些反复。不过, 我认为, 归根结底, 我们开始时就努力采纳所有人的意见, 获得协商一致, 可能花了时间, 经历了困难, 我赞赏大家的容忍。我从头开始。

第一页，我们删除了……主席的板子不见了。要么我要快些完成，要么我就得离开。没时间了。

好吧，我们所做的就是，已经删除了“不妨碍”这一段中的“和谈判”(在CD/WP.605/Rev.2号文件中)。在“认识到……的复杂性质”这一段，我们将结尾改为“相关的各种不同视角”，删除了“包括问题审议的成熟度”。

我看到中国代表团希望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我认为或许我们需要在“管辖”这个分句后面加上“以及”，而不只是一个逗号。原句为：“认识到裁谈会管辖的问题的复杂性质”。这里有一个逗号，要加上“以及”。这样，后面改为“以及相关的各种不同视角”。我的母语并非英语。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的母语也不是英语，但是我认为你是对的。英语母语者能否指明这里是否有问题？好吧，所以“以及”加入了。接下来，执行部分第1段的最后一句话改为：“附属机构在工作中应处理以下领域的问题，以及附属机构根据议事规则商定的其他任何领域的问题”。

接着，我们开始讨论执行部分第1段(b)项，我们删除了“逐渐扩大”中的“逐渐”。然后，执行部分第3段最后的版本为：“附属机构应根据议事规则第24条举行会议，并根据议事规则第18条开展工作，均匀分配时间”。最后，执行部分第6段，现在的版本为：“本决定是针对2018年届会通过的，不妨碍裁军谈判会议在下届年度会议之初通过任何后续决定”。

我没有看到有人希望发言。我认为，CD/WP.605/Rev.2号文件经口头订正，经修正后，得到通过。

墨西哥代表团希望发言。

拉米雷斯·巴伦苏埃拉女士(墨西哥)(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希望感谢你直到现在所做的努力，包括为采纳我们的提案所做的努力。我们知道，我们的提案和修正并非全都采纳了。但是，我们确实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解决方法已经是尽可能好的折衷方案，虽然对于建立上述附属机构的用处、其存在的方式，尤其是它们展开工作的方式是正式还是非正式的，还有一些疑问。我们希望它是正式的，这样就可以进行记录。因此，我们的确对此充满期待。我们要在工作中发扬最佳精神，努力取得成功，今年给它一个公正的尝试机会，在我们完成工作后，再真正地判断它的用途。

主席(以英语发言): 我感谢墨西哥代表团。是否有代表团在我完成工作之前发言。

中国代表团希望发言。

计颢骏先生(中国)(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工作，感谢大家发扬灵活性，这样我可以享受一两个小时的假日时光。第二，通过这个决定时没有口译，就我理解，这次会议不是正式届会。我希望这不会为未来构成先例。

主席(以英语发言): 尊敬的同事，这次会议是正式届会。我们没有口译，但是没有进入非正式模式。所以，这次会议是正式届会。

各位阁下，尊敬的同事们，我们集体努力将裁军谈判会议带回包含谈判的实质性工作上来的过程中，此刻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在推动通过本文件的过程中，我们谈判地很好。我认为，这说明我们有能力做到。现在，我们只需要再接再厉。大家刚刚通过的决定体现了裁谈会不同立场的妥协，而这种立场差异长期以来阻碍了裁谈会的合理运转。大家都展现了灵活态度和合作精神，我表示赞赏。我真心希望，本决定会使裁谈会进入新阶段，使我们得以真正地向前进。一些问题阻碍着裁谈会的工作，我们努力予以处理。我们没有沿着一些路走下去，是因为知道这些路走不通。我们试着开拓新的机遇，而且有些机遇确定，有些则不确定。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要努力保证裁谈会既受议事规则的指导，又不会因为该规则而裹足不前。

在一定程度上，我的好友、印度大使可能需要收回有关四周内能做多少工作的看法。在这里工作四周后，我产生了以下感想：有了决心，就不需要八周时间。所有代表团立场差异较大，但一路走来都对我提供了支持，我要表示感谢。我理解，有时大家会感到沮丧，觉得我花的时间太长，磋商太多，听取意见太多。然而，那就是我开始工作的方式，我也希望以这种方式结束这项工作。斯里兰卡带着这种精神来到了裁谈会，我感谢所有同样发扬这种精神的所有代表团。

回顾我们的第一份声明，以及我们最后的，你会发现一致性很高。我们担起了责任，一开始就表明，既存在机遇，也存在挑战。我们努力克服挑战，探索机遇。在这个过程中，我特别感谢一些代表团根据起初提出的想法，与我密切合作。这一点有所帮助。毕竟，归根结底，如果有人提出了坚决的观点，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协调各种此类观点。我非常感谢支持我们的同事。我也要感谢一些同事虽然观点不同，但是与我们充分接触，解释一些观点的缘由，使我们更容易了解大家的担心和关切，以及需要按要求设置保障措施的原因。还有一些同事希望突破裁谈会进程受到的束缚，了解他们的愿望也很重要。

所以，我感谢所有代表团过去四周与主席接触。实际上，我尤其希望感谢本届会议的六位主席，他们为本主席提供了巨大助力。我们一起开始，一起努力。正如瑞典大使所说，他们完全愿意继续履行授权，推进我们已经开始的工作，以其为基础努力，对其加以改善——我希望——制定一个包含谈判授权的工作计划，这也是我们的目标。

我还要表达斯里兰卡代表团对裁谈会秘书处和其他支持我们工作的同事的感谢。虽然口译员不在场，我依然要感谢他们在我及其他国家担任主席期间的勤勉工作。我还要感谢我方团队学习、观察裁谈会的工作。我参会的频繁程度不及自己的期望，但是我一直收到情况通报，很高兴我们能够利用我担任主席期间些许推进裁谈会的工作，发现一些可利用的机遇——如果各位成员希望利用的话。我认为，如果过去四周表达的政治意愿能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得到继续发扬，那么我们不仅能通过谈判达成决定，不久后还能通过谈判达成工作计划，并以此为基础，向前努力，做些更大的事情。我发言完毕。

我看到古巴代表团要求发言。请古巴代表团发言。

佩雷斯·阿尔瓦雷茨女士(古巴)(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今天是星期五，我不想占用太长时间。我们只希望赞赏你做的杰出工作。你个人及团队——我很骄傲地看到你身边有数位女性同事协助——这一点表明外交和性别事务具有大量联系，而且必要时可以有效协作。我希望重申，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多边主义和

外交具有重要意义，接触是在不同区域集团、不同国家利益之间实现协商一致或达成谅解的关键。最终，古巴认为，达成一个包含谈判授权的工作计划是优先事项，我们愿意发挥多边主义和外交的作用，积极推动在裁谈会谈判达成一项文书。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古巴代表团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之词。现在，请瑞典代表团发言。

Makarowski 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及贵国团队，还有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同事表达祝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似乎走上了一条可以称为是“走不通的道路”。我很高兴，我们的路最终走通了。最后，我们通过了决定。我国代表团十分希望，该决定将推动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前进。目前，还有一点时间，鉴于下周我国大使将作为主席发言，现在我来以本国代表身份发言，就我们审议的成果和刚刚通过的决定谈几点看法。

这个成果远远低于我们的预期。我们相信，你最初的草案和不同的版本远远好于最后的结果。我也感到，本决定应该推动我们前进。应该有一个渐进的要素，还应该有一个延续的要素。最后，这些要素都不存在了。我认为，巴西大使很早就指出，得到些东西总比什么都没有好。我认为，我们得到了一些东西。我们应该以此为基础，继续努力。我国代表团全心全意希望，从星期一开始，继续推进这项工作。我国大使也曾表达过这个意愿。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瑞典代表的发言和对主席的友好之词。下周早些时候，六位主席开始磋商时，我将与大使见面。斯里兰卡将在上述磋商中，采取非常积极、非常支持的态度，正如瑞典在我国担任主席时一样，也如未来主席国：瑞士、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一样。

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团发言。

安德拉比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我希望对你作为主席进行工作的方式郑重表达深切赞赏。你促使我们跨越国家立场和优先次序问题，找到解决办法，使裁谈会得以恢复所有议程项目的实质性工作。我们感谢你为了准备本决定草案进行广泛磋商，你成功地小心平衡了所有观点，并且避免触碰红线。鉴于裁谈会就任何问题展开谈判都没有达成一致，你提议的框架提供了次佳的选项。虽然不是最理想的解决方法，但是它依旧在现有环境下得到我们的赞同。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得以对所有议程项目进行实质性审议，寻求共识，更好地了解各种立场。

我国代表团将积极、建设性地参加各附属机构的讨论。我们希望，所有裁谈会成员都要参与这项活动，发挥其最大潜力。我们期待着按照公平区域分配原则任命五位协调员，并且制定会议时间表，为每个附属机构平等分配时间。最后，我再次赞赏你及贵国代表团为实现现在的成果所做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 感谢巴基斯坦代表的发言。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届会，正如我所说，我要最后再次感谢此刻所有在场的同事们，以及过去四周与我们接触的各位。希望大家度过愉快的星期五。现在是下午 2 时 10 分，星期五还有不少时间。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次会议将在 2 月 2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时举行。到时，将举行瑞典作为主席的第一次会议。现在，我宣布本次会议结束。

休会。

下午 2 时 15 分散会。